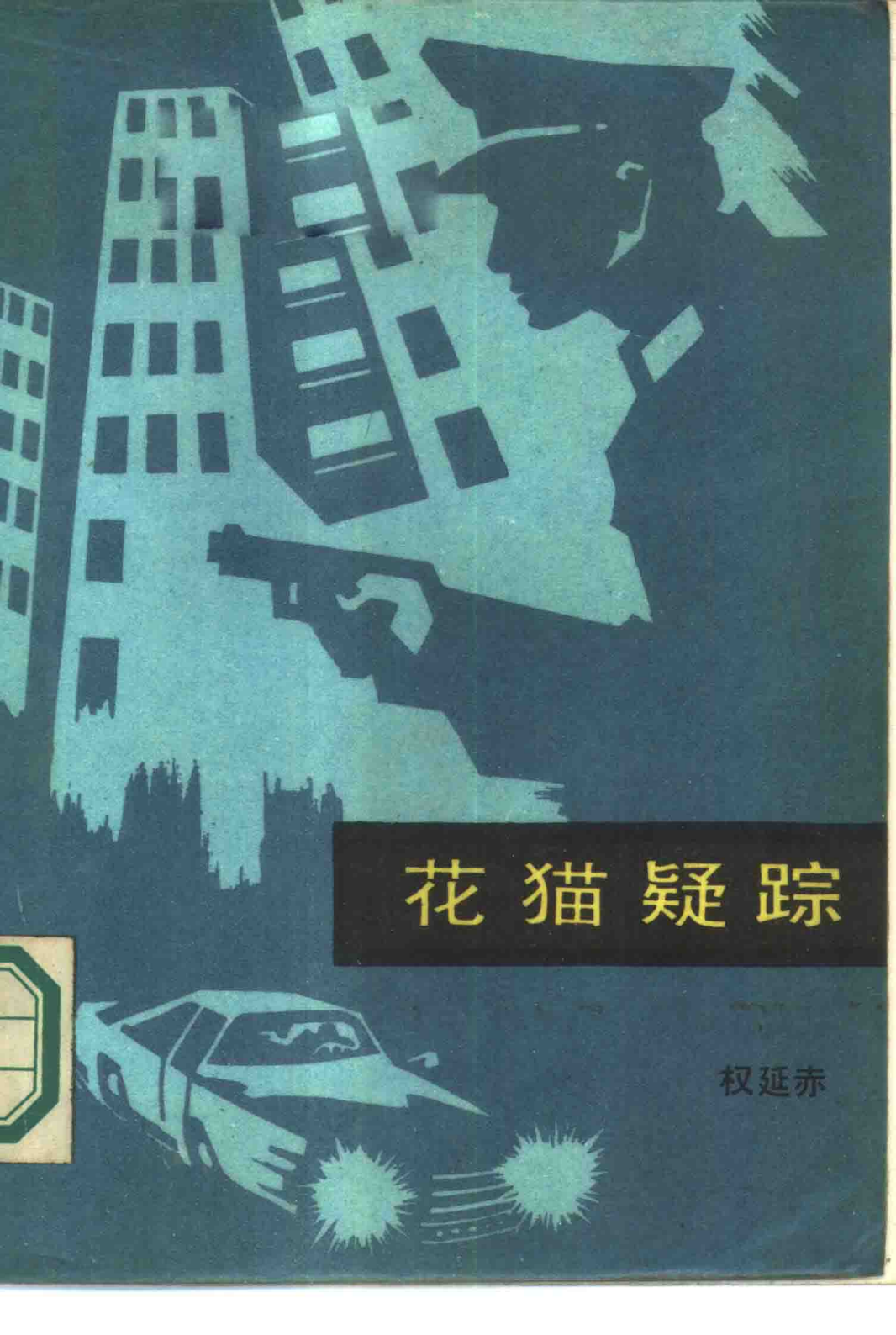




花猫疑踪

权延赤



花猫疑踪

权延赤 著

花猫疑踪 HUAMAO YIZONG

权延赤 著

责任编辑：戚积广

封面设计：述 忱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插图 215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850册

统一书号：10389·79 定价：2.10元

目 录

花猫疑踪	1
离婚奇案	113
失足未成千古恨	279

花 猫 疑 踪

乘337路公共汽车，驶过老古城，便来到著名的西山钢铁公司。

这里厂房密布，烟囱林立。沿着西山东侧，焦化厂、化肥厂、设备库、动力厂、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迤迤迤迤，由南向北绵延二十多里。

有人把公司叫做钢城，这话并不夸张。全公司连职工带家属，再加上各种教育、宣传和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足有十几万人口，确实抵上一座小城市了。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时刻，厂区之间的柏油路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喇叭轰鸣，笑语喧阗，显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近来群众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与道格跨国公司搞合资企业的事。以古德隆夫人为首的谈判小组，已经在公司那座漂亮的小招待所里住下来，先后进行了五轮会谈，初步达成协议，就等摩菲董事长亲自来华参观，做出最后决定，履行签字手续。

然而，在摩菲董事长来华的前一星期，人们议论的话题突然转了……

天有不测风云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

天气有些沉闷。

和往常一样，厂区内，高炉的沸腾声，转炉吹氧的啸音和铁器碰撞的铿锵声汇成一曲雄壮的交响乐，传向遥远的天际。

生活区却要安静得多。除了副食店附近有些家属排队买东西，多数双职工的宿舍都是铁将军把门。

一阵风吹过，阳光被一团乌云遮蔽了。

“啊——！”

一声惊怖的锐叫从二十楼一单元二层传出。这声音并没被人听到，只惊醒了一只酣睡的花猫。它在沙发上扬起头，眼里射出警惕而机敏的绿光。

片刻的寂静，花猫慢吞吞地伸个懒腰，咧咧嘴，露出锋利的犬牙。

“哦——！”第二声惨叫已经变得喑哑。

花猫猛一机灵，两眼直直地望着门口。那面似乎有什么骚动。

“妈——！”

屋里也响起叫喊声，把花猫吓了一跳。

张小平醒来了。他是个刚满八岁的孩子，满头大汗，喘息着。他作了一个恶梦。

“马姨！马姨——！”

屋里静悄悄，只有桌上的马蹄表在滴滴答答地紧走。时

间正是九点半。

花猫弓一弓腰，跳上钢丝床。张小平一把抱住猫，呜呜地哭起来。他是动力厂厂长张建江的小儿子，娇惯了，大人在时象只虎，不在身边象只鼠。

门口有点响动，准是马姨回来了！

马姨是张厂长家的保姆，五十多岁，安徽人，家中有个儿子，不孝顺，老太太一气之下跑出来，托人介绍，在张厂长家当了保姆。如今已有两个年头。

张小平不哭了，光脚丫跑到门口。可是门迟迟没有打开。他从钥匙孔向外窥探，立刻吓呆了。

一个人侧身站在对面门口，身子紧贴门板，戴一副墨镜，正探头朝楼下张望！

张小平回头就跑，跳上床，用被子蒙住头。

起风了，谁家的门窗没关好，哐哐地乱响。

汗水顺鼻子淌下来。花猫又跳到了头上，肚子咕咕乱响。

门响了，有人进了室内廊地。花猫一声厉叫，箭一般地扑出卧室。

“哎呀，这该死的猫，闻不得腥！”是马姨的声音，她迈着急促的碎步走进卧室。“哟，这是怎么睡呢！平平，平平！”

张小平从被子里伸出头，喃喃道：“马姨，我怕……”

走廊里响起猫的怒吼。

“买了两条鱼，这个馋嘴的家伙就呆不住了。”马姨关上卧室门，拉起平平：“瞧这脸，哭过了？”

张小平娇嗔地“嗯”一声。

“来，洗洗脸。没什么大病，下午就上学去吧。”马姨边给

张小平洗脸，一边把右脚脖子往左腿上蹭。才洗完就找出盒清凉油往右脚脖子上抹，嘟囔道：“起蚊子了，该给你挂蚊帐了。”

走廊里，猫的吼叫声一直没停，声音可怖，象是在扑打厮咬时发出的。马姨嚷着：“瘟猫，今天是怎么了？”正要出去看，被张小平一把拉住：“马姨，我怕。刚才，来了个坏人。”

“啊？”马姨盯住张小平。

“他，他躲在胡伯伯家门口，戴着黑眼镜……”

猫的吼声消失了，屋里死一般静。

“咔嚓”一声响，是关门声。马姨突然跑到室内廊地，从钥匙孔朝外望望，立刻追了出去。

“马姨，马姨！哇——”张小平哭叫着追出去，在楼梯上拉住了马姨的衣襟。马姨踉跄一下，声音变沙哑了：“快，撒手！”她又冲出几步，推开了楼门。风带着森凉的潮气迎面扑来，她用手捂住胸口喘息。

心慌。胸口痛，喘不过气。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马姨！马姨……”

好象是平平在叫，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遥远……她终于栽倒了。

风乍停，一道闪电无声地滑下来，紧接着，焦雷带着干枯的断裂声在头上咔嚓嚓地震响了。

张小平吓傻了。直到几个买菜回来的大人跑过来，才“哇”地一声哭起来。好象这是他唯一的本领。

五分钟后，口吐白沫的马姨被汽车送到公司医院。人们纷纷议论着：“好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

“唉，天有不测风云嘛！”

话音刚落，雷雨便随着落下来。

坐一坐，福尔摩斯

对于马姨的突然昏倒，人们只想到找医生，任何人也没想到找找公司保卫部。

可是与此同时，保卫部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

保卫部治安科长李振娃抓起听筒。他是山西人，四十五岁，中等个，漫长脸，黑黄面皮，眯缝眼。单看长相，谁也不会相信他是破过几十起疑难案件的“铁保卫”。

“什么？”他的眉毛竖起来：“马上保护现场！”

放下听筒，李振娃边朝外走，边发狠道：“简直是胆大包天了！老柳住在这儿就敢做案，还敢偷到外国友人头上！”

这位老柳就是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柳天臻。因为摩菲董事长即将来华到西钢参观，冶金部通过公安部向市公安局联系，在道格跨国公司同西山钢铁公司谈判期间，派柳天臻坐镇西山，保证治安。用李振娃的话讲，柳天臻的名气，有时比一个警卫连还管用。

能人不得闲，柳天臻此刻正给公司保卫干部讲法医学。

李振娃推门使个眼色，柳天臻立刻明白了。

“好，根据尸斑尸僵来判断死亡时间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复习一下。”

柳天臻一出门，李振娃立刻汇报：“小招待所服务员舒兰同志电话报案，古德隆夫人被盗！”

“嗯。我马上去，你留家里。有情况用对讲机。”柳天臻说罢，对不离左右的侦察员杨小山一摆手，出发了。

八分钟后，这两位戴大沿帽，穿雪白的确良公安服的刑警已经来到小招待所。

雷阵雨过去了，象它来的时候一样迅速突然。

服务员舒兰三十五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是看体态，简直象个青春期的姑娘。她皮肤白晰，鼻梁高而直，站在湿漉漉的石子路上，说话不紧不慢，很有条理：“十分钟前，我到古德隆夫人房间送茶水，夫人正寻找东西，一问，才知道丢了七千多元外汇券。夫人不叫我声张，说是小事，惊动人不好。七千元对我们可是大事啊！何况还有政治影响问题，于是我就报案了。”

“嗯。”柳天臻常习惯嗯一声。“到现场去。”

古德隆夫人通过翻译，一再向柳天臻表示，钱不多，不必查了。但柳天臻还是问：“夫人，您的钱放在哪里？”

翻译和古德隆夫人交谈之后，回答：“桌子上。”

杨小山暗自伸一下舌头。好家伙，七千元扔在桌子上！随便哪个服务员都可以顺手抄走，去哪儿查？”

柳天臻已经趴伏到地上，发现了两个半脚印。

“用台灯。”柳天臻掏出一只放大镜。

杨小山拉上窗帘，取一盏台灯，用布罩上，举到脚印上方。

柳天臻借均匀昏黄的灯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对脚印进行了反复观察，然后站起身，右手抓着放大镜，一边敲击左手，一边说：“嗯，记录。”

杨小山配合默契，已经打开记录本。

“罪犯画像：身高，一米八一；体重，八十公斤左右；年龄二十七到三十岁之间；左腿比右腿长半公分，走路肩斜，左膝

外撇。罪犯身体健壮，胆大性急，是个不计后果的惯犯！”

古德隆夫人听罢翻译，耸肩叫了一声：“哦！”

柳天臻略一沉吟，平静地说：“此人系司机。”

没等翻译对古德隆夫人讲，柳天臻把放大镜狠狠敲在左掌上：“嗯，是个司机，很可能就是朱小青！立即去查。”

古德隆夫人刚刚听完，立刻愤怒地涨红了脸，挥动着双臂对柳天臻大喊大叫。柳天臻费了好大劲才从翻译那里弄明白，原来古德隆夫人骂他胡说八道，草菅人命。这笔钱她坚决不同意查，要查换个讲科学的人来查。

然而下午四点，柳天臻就把朱小青带来，同时把七千元外汇券交给了古德隆夫人。古德隆夫人惊得目瞪口呆。她打量一番朱小青，果然和柳天臻描述的完全一样。她咕嘟了几句外国话，翻译过来是：“你不爱你的国家，我还爱你的国家呢。这些钱你拿去吧。”

朱小青自然不能拿这笔钱，垂着头被带走了。

古德隆夫人这时才握住柳天臻的手，激动地说了一串。翻译过来是：“坐一坐，福尔摩斯。你比福尔摩斯还要福尔摩斯！”

柳天臻应古德隆夫人的要求，介绍了“步法追踪原理”。如何根据脚印大小，着力点位置，压力面特点，起落脚形成的擦痕、抠痕及步态特征来判断身高、体重、年龄和健康情况。他用放大镜比较罪犯左右脚印的差别，说明有哪几种职业可根据鞋底花纹磨损特征来判明。”

“可你怎么能猜出名字来呢？”古德隆夫人还是不解。

“也没啥奇怪的。一名好的公安战士，对本地区的犯罪人员应当心中有数。朱小青犯过案，所以我心里有他的档案，

根据现场反映出的生理特征、职业及作案手法，很快就可以对号说出名字来。当然也有错的时候，重要的是获取罪证。”

杨小山骄傲地介绍道：“我们处长是活档案，心里有几百名罪犯的档案；又是活地图，城区四千五百五十二条胡同，城郊二千六百四十七条胡同他全能说出来，了如指掌！”

柳天臻狠狠瞪一眼杨小山，起身向古德隆夫人告辞。

“坐一坐，福尔摩斯！”古德隆夫人兴致正高，拉住柳天臻不放。“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崇拜个人英雄。我一定要了解你！”接着便让翻译催促杨小山继续介绍，同时叫听呆了的舒兰为大家端上咖啡。

“我们处长研究过法医、解剖、细菌、药物、心理等多种学科。他可以从人体一根长骨推断出身长，可以从一颗牙齿判断出年龄，能根据骨盆耻骨或者眼眶上缘判明死者性别……”

柳天臻又起身告辞，古德隆夫人又是那一句：“坐一坐，福尔摩斯！”她孩子似地张开嘴：“您看我的年龄？”

柳天臻仔细看看，说：“嗯，五十七岁左右。”

古德隆夫人立刻显出一种沮丧的神情。她是越老越怕说老。

“但您长得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五岁！”

古德隆夫人叹口气：“谢谢您的好意。但我确实老了。喝咖啡吧。”

恰在这时，柳天臻衣袋里的对讲机发出“烈烈烈”的呼叫。

柳天臻一听到这个紧急暗号，忙跃身而起，向古德隆夫

人告辞，不等她再说出“坐一坐”，已经大踏步冲出去了。

吉普车疾驰而去。车轮扬起的砂尘后面，古德隆夫人和舒兰，都睁大了莫名其妙的眼睛。

推理得出的病因

公司医院内科主任方臣是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他身材不高，清清瘦瘦的脸上，有三、五条刀刻似的深纹。一双微肿的眼睛，总泛着老人所特有的慈祥 and 善的光泽，去打量自己的病人。

此刻，他刚为一名高血压病人开过药方，并且没忘了嘱咐一声：“心情要开朗，饮食要节制，要坚持运动，循序渐进，来不得急躁。”

当他接过第三份门诊病历时，长廊里响起了高跟鞋急促的脚步声。护士龚维乔一推门便喊起来：“主任，快，重病人，在急诊室！”

方臣象听到警铃声，扔下病历就朝急诊室赶。小小的急诊室很快聚集了四名医生、七名护士。

方臣迅速做了检查，眼里流出失望的神色。女患者五十多岁，已经停止呼吸。瞳孔扩散，脉搏消失。出于人道主义，方主任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心内注射0.1%肾上腺素直至剖腹心脏按摩。终于没能抢救过来。

“怎么结论？”外科大夫问。

“除非解剖。死者家属来了吗？”方主任问。

“在外屋。”龚维乔神情有些滑稽。方主任推门一看，凉

了半截。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哭得来劲。

“向保卫部报告吧？”有人请示。

“我看……还是应当先通知死者家属。”方主任说。

“谁能决定是否解剖，就请示谁嘛。”龚维乔插上一句。

三十分钟后，李振娃和张小平的母亲李林英先后赶到医院。李振娃向张小平了解过情况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位对门的“胡伯伯”就是公司的总工程师胡玉山，现在正领导着同道格公司谈判的班子。他的安全问题可是关系到全公司，甚至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利益呢！

柳天臻到招待所破案去了，那个案子因为关系到外国友人，所以也很重要，李振娃不便打搅他，便独挡一面，请示公司领导，决定立即对马姨进行解剖。

“哎呀，还是发电报叫她儿子来吧，不然将来我家里不好交待呢，农村里迷信，尸体是不能乱动的。”李林英尖着嗓子反对。

“事关重大，等不及了。必须马上查清死因。”李振娃对方主任说：“请照党委决定执行吧。”

三名法医同方主任为首的五名医生一道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全身皮肤白皙松弛，未发现任何伤痕，无暴力致死的特征。死者右腿有筋腱突起，显然是死前痉挛抽搐造成的。取胃内容物进行化验，发现有毒素反映。解剖后，身体各部脏器也未见异常。心脏，因为做开胸心脏按摩，对心肌有一定损伤，未能彻底弄清。八名医生直忙到下午四点，实在找不出死因，经过一番讨论，便下了个“器质性心脏病引起心跳骤停”的病理结论。

李振娃抽空到现场检查了一番。胡玉山的家门暗锁完好，无任何撬压痕迹。窗户在二楼，纱窗紧闭，无攀登迹象。胡玉山到冶金部汇报工作去了，爱人曲明芬是公司医院内科大夫，近期负责钢厂的巡回医疗，休厂礼拜，外出不在家。在这种情况下李振娃是不好擅自入室检查的。

李振娃回到医院，观看解剖检验，直到内脏全部取光，尸体重新缝合，穿好衣物，他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心里暗暗着急：“唉，要是老柳那两下，说不定能看出他们有什么纰漏！”

方主任把验尸单交给李振娃。李振娃疑惑地问：“方主任，结论准确吗？”

“准确地讲，这个结论是根据推理得出的，而不是根据病理做出的。”

“怎么解释？”

“任何毛病未发现，只有心脏按摩坏了，没法查，所以死因就只好算到心脏上。”

“高度的惊吓，能置人于死地吗？”

方主任摇摇头，琇琅眼镜框下，一双慈祥的老眼眯细了，悠缓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可她是名劳动妇女，心脏不该那么脆弱。而且她不是死于血管破裂，而是死于心脏停跳。”

李振娃虽然点了点头，身子却象坠入十里雾中。回到办公室，有人报告，柳处长已经破案，可是被古德隆夫人缠住了。

“推理得出的病因！”李振娃不满地哼出一声，拿出对讲机，开始呼叫：“烈烈烈！烈烈烈！”

并非做梦

西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胡玉山，五十八岁，体格魁伟，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公司里的干部职工都习惯叫他“胡总”。

道格跨国公司的谈判小组来到“西钢”后，胡总显得异常激动。他万没想到对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竟是他早年留学法国时的同学和情人古德隆夫人。在相互认出的一刹那，他激动得两眼大放光彩，想起一连串早已逝去的岁月和生活，情不自禁地和她拥抱了一下。

然而，在最初相见的激动兴奋一过，胡玉山立刻冷静下来，有意和古德隆夫人保持开距离。除了工作中唇枪舌箭，讨价还价的谈判外，决不再有任何其他接触和表示。古德隆夫人几次提出到胡玉山家做客，都被胡玉山委婉地拒绝了。这原因有两条：一是不愿叫爱人曲明芬知道他的这段青年时期的恋爱史，她要知道肯定会刨根问底，搅得人老来不得安宁；更重要的原因是心有余悸。文化革命中，他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她坐了八年“牛棚”。人的一生有几个八年？想起这八年时光他就想落泪。他热爱事业，绝不愿因为任何其他事情再被剥夺工作的权力。

这天他从冶金部汇报工作回来，正碰上张建江站在楼下张望。

“变压器到了吗？”胡玉山问。

“都是你给我找事。那么大个家伙放仓库里，也不怕积压！”